

夏国平
◎著

灰色的

建筑

淅淅沥沥的春雨从天空飘下

郑昱嘉脱下外套

轻柔地盖在严冰的身上

然后他又将严冰整个人揽入自己的怀抱

漠然地凝视着远方

他看到的是蒙蒙雨雾中一片茫然的景象

许久，郑昱嘉的双唇才稍稍蠕动

“美人和江山，江山和美人。”

他不知道自己该做出何种选择

他陷入了迷茫……

国平◎著

灰色的建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色的建筑 / 夏国平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496-1498-1

I. ①灰…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7229 号

灰色的建筑

作 者 / 夏国平
策 划 / 张 衍
责任编辑 / 鲍广丽
封面设计 / 王 翔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1000 1/16
字 数 / 375 千字
印 张 / 21.25

ISBN 978-7-5496-1498-1
定 价 / 48.00 元

序

“灰色建筑”之殇

夏国平不是一个职业作家，但他已经写下两部长篇小说了。而且两部书都是厚厚的、沉甸甸的作品。

200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书《天堂鸟》。文汇出版社在书的腰封上醒目地写着，这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人的眼泪和欢笑的激情小说。”三个大学生周建伟、林捷、徐德峰走出了大学，走上了不同的追求之路。从作品展示的情节和故事，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夏国平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同时代人的追求和拼搏中，汲取了不少创作的素材，并融进了自己的思考。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写作这第一部书，夏国平还经历了一次电脑吞噬他原稿的灾难。有过写作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件”。但是夏国平扛住了，坚持下来了，终于在“好事多磨”之后，推出了50万字之巨的《天堂鸟》。

从这件小小的事情上，看得出他对文学、对写作长篇小说的执着和那份感情。

是啊，写作是需要种种条件的，甚至还需要有一点才情。但是，对于文学的执着，对于文学的“爱”，是最为主要的首决条件。

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爱，夏国平先生才会在仅仅隔了七年之后，又给广大读者捧出了今天这本同样厚重的长篇小说《灰色的建筑》。

如果说《天堂鸟》的题材取自于他和他的同时代伙伴们的人生经历。那么，《灰色的建筑》这本书，则更多地来自于他的职业体验和工作感受了。

夏国平先生出生于1954年，和许许多多20世纪50年代早期出生的人相似，他经历过“文革”，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有过“上山下乡”当知青的那一段农场岁月。读大学之前，他就有过生活的历练。大学毕业之后，在教育和文化部门任职，以后又进入一家集团公司任执行总裁。正是这一段和职场生活中形形色色各种人物接触与打交道的过程，令他萌生了创作《灰色的建筑》这部书的冲动。

小说写的是世人瞩目的建筑行业内的故事。

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来，我们大大小小的开发区，我们的大、中、小城市乃至小城镇，造了多少的高楼大厦啊！这常常成为我们城市化进程值得自傲的标志。

只是，这些房子是怎么造出来的？在建造耸天的大楼中有些什么跌宕的故事，局外人都所知寥寥。正像经常从报纸上读到反腐败报道中“拍苍蝇”“打老虎”、“能吏”庸官“一锅端”一样，人们也时常听到建筑行业内部的“水”如何深，其间的奥妙如何难以言尽。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善良的人们实在是不晓得的。

夏国平这一本取名《灰色的建筑》的长篇小说，就给读者们掀开了这一行业的内幕。一心想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建筑行业里“航空母舰”的郑昱嘉，凭借他的坚忍，凭借他周旋于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人物的能力，凭借他逐渐运用得越来越娴熟的“潜规则”，在承接关键性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中，施展他的本领，演出了一场又一场勾心斗角甚而至于惊心动魄的戏文。除了商海中一心逐利的主角郑昱嘉之外，贪图钱财、聚众闹事的包工头黎一鸣，一门心思想着升官不忘发财的书记江永祥、镇长赵则林，掌握着审批大权的公务员邹培远，借着权力中饱私囊，赤裸裸露出他这种人物的嘴脸；还有一些看似不重要的角色包工头韩长龙、开小旅馆的程子根，一派无赖的项目经理范于波，扞脚师傅焦保业，当然还有正直善良的正面人物大学教授严于信……总而言之，夏国平把这些人物一个个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让读者们一一看到了建筑行业内外的社会众生相。当这样一些人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情不自禁显露出他们的真实面貌时，读者自会感到，如果没有对这一行业的深切体验和感悟，是不可能如此淋漓尽致的描写的。

夏国平的《灰色的建筑》一书，无论在向社会昭示其警世意义的主题，在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设置，以至许许多多细节的描绘上，都比《天堂鸟》一书有了进步。

这是令人可喜可贺的事情。

愿夏国平先生在创作上不断地取得新的进步，有新的突破。

是为序。

叶辛
2015.5.18



1

江南的梅雨季节闷热潮湿，绵绵不断的雨丝搅得人心烦意乱，伸手往半空中抓一把，似乎就可以将水珠攥在手心。今年的梅雨季节没有个出头的日子，六月份都快过去了，还一天到晚滴滴答答下个不停。郑昱嘉的眼角朝那本搁在宽大办公桌上的台历稍稍瞅了一眼，小声地嘟囔着：可恶的黄梅天。他抓起空调遥控器，将办公室内的温度下调到摄氏二十度才罢手。感觉上凉爽了些，郑昱嘉起身推开紧贴着他的脊背足足有几个小时的老板椅，慵懒地扭动胯部，蹒跚几步，又将自己的半个身子扔进办公桌对面几步之遥的牛皮沙发里。

郑昱嘉这几天一直心神不宁。他自嘲自己的心跟随着另外一个人飞到北京去了，唯有等到北京方面来电，他那颗心才会重新回到他的胸膛。约定的时间就在今天，就在眼前的这个时间段。郑昱嘉半个身体侧卧在那张古铜色牛皮沙发，右手掌紧贴自己的半个脸颊，两只眼睛紧盯着左手腕的江诗丹顿，还有一个小时就是约定的时间，北京方面该来电话了。郑昱嘉的心脏又开始剧烈地跳动，他清晰地听见那颗心脏有力搏动的声音。当自己的手机铃声响起时，听到的会是何种消息，郑昱嘉不得而知，他的心绪莫名地烦躁。蓦然间，郑昱嘉鱼跃而起，连声自责今天怎么忘记做功课了，该死！该死！他一个箭步窜到供奉佛像的神龛前，恭恭敬敬地焚香三炷，虔诚地磕头作揖三下：我佛大慈大悲，保佑我，保佑我成功！已经好几次请大师卜过卦了：出师有利，马到成功啊！可是郑昱嘉仍然忐忑不安，轮廓分明的脸庞分明书写着无比的焦虑，一丝不祥笼罩在他的心头。他的额角开始沁出点点汗珠，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逐渐向眉间聚拢，鼻翼也开始有规律地翕动，瘦削的两颊那几丝仅有的肌肉也跟着微微抽搐。郑昱嘉极其虔诚地在菩萨面前顶礼膜拜，整个身子都趴在地面，远远瞅去，原本顾长的身材就像一棵倒塌的枯树横亘在观音菩萨塑像前。

外形俊朗的郑昱嘉信佛，受过高等文科教育的他，很喜欢六世达赖仓央嘉措

的情诗，独处静思的时候总会取出搁在书桌上的仓央嘉措诗选，默默吟诵几节。他追寻的不是仓央嘉措诗歌中所表现的佛学和爱情交织的深邃意境，而是从中感悟出他自商界拼搏后的疲惫，觉悟唯有他才能提炼出来的哲理。仓央嘉措那忧伤而又清练的文字，并不仅仅展现情爱的至上和佛祖的博大，其间，还有另一种不可言传的人生感悟，只有深入仓央嘉措的内心世界，感受才会更加真切。匍匐在佛像前的郑昱嘉，此时在心头询问菩萨：

我问佛：为何世间有那么多遗憾？

佛曰：这是一个婆婆世界，婆婆即是遗憾，没有遗憾，给你再多幸福也不会快乐。

郑昱嘉顿悟，佛给了他答案。幸福躲藏在遗憾的背后，没有遗憾哪有幸福？郑昱嘉释然。

自小就浸润在商海的郑昱嘉内心有个宏图大愿，他一直想建立自己心目中的建筑王国，打造一个建筑业无与伦比的建筑平台——凡是与建筑业有关的建设项目，他这个平台都能提供任何一项资质，可以供任何挂靠的施工队伍来承接项目。十八岁高中毕业后，郑昱嘉考进东海市的东海大学现代汉语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的省城，在一家大型国企的宣传科待了一年，实在忍受不了坐办公室一潭死水般的生活，递交一纸辞职书后，便马不停蹄地找到父亲，宣告自己要下海经商。彼时，郑昱嘉的父亲是东海市小有名气的建筑小老板，极不情愿唯一的儿子继承他的衣钵，干工程是看人脸色吃饭的活，个中三昧难以说清。郑昱嘉的父亲竭力规劝儿子返回国企，郑昱嘉吃了秤砣铁了心，无奈之下，其父只得让儿子在他的手下负责建筑材料的采购这一块。

郑昱嘉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跟随父亲从做清包工开始，在建筑行业跌爬滚打了近十五年，饱尝了建筑业的潜规则带给自己的种种甘苦。千辛万苦获得的机会，只得借用其他公司的资质，被借用资质的企业，毫不留情地抽取至少百分之三的管理费，还巧立名目收取种种费用。一个项目做下来，除了感谢中间人之外，所挂靠的公司又抽掉一大块利润，到自己手里就所剩无几了，他发誓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建筑公司。

一年前，郑昱嘉花十五万人民币购买了一个具有三级资质的建筑公司。他发誓要把这个建筑公司变成二级，再升格为一级，直到特级。路漫漫其修远兮，但郑昱嘉踌躇满志，他准备用五到八年的时间卧薪尝胆，完成这个宏图大愿。真是神助郑昱嘉也！他有幸结识了生长在东海市的老乡邹培远，是邹培远为郑昱

嘉打开了一条通往他理想王国的通途。

论辈分，邹培远要长郑昱嘉一辈，郑昱嘉恭敬地尊称邹培远为叔叔。邹培远的形象与郑昱嘉有相似之处，都长得高大俊朗，且邹培远与郑昱嘉相比外形上更显得欧化，最显著的特征是邹培远棱角分明的脸庞上长着一个突出的鹰钩鼻子。据邹培远自述，他的身上有八分之一的英格兰血统，他的曾外祖母年轻时和一个英籍传教士有染，生下邹培远的外祖父后，被族人认为有伤风化赶出村外，邹培远的曾外祖母怀抱未满月的骨血独自迁徙到郑昱嘉的故乡。百年前，郑昱嘉的故乡盛行信奉耶稣，邹培远的曾外祖母被此地好心的乡人收留落脚。二十多年后，邹培远的外祖父在东海市与郑昱嘉的一个远亲结亲，郑昱嘉和邹培远之间也就形成了这么一层亲戚关系。

邹培远的外祖父是裁缝。民国初年，他的外祖父跟随村里的一个乡邻到东海市闯荡，那时候他的外祖父才十五六岁。邹培远的外祖父聪敏机灵，手勤脚快，据说，他那一半英格兰基因所塑成的外形为他的店铺树立了很好的招牌，诸多阔太太娇小姐都慕名而来，门庭若市。邹培远的外祖父三年学徒生涯结束后就独立谋生，在东海市紧靠法租界的老城厢觅得一个门面，自立门户，开设了一个裁缝铺，生意红火。后来，他认识了邹培远的外祖母，一家南货店老板的千金小姐，该千金小姐正是郑昱嘉祖上的亲戚，原先也是邹培远外祖父的顾客。结亲后，邹培远的外祖父就此在东海市立足生根，所以邹培远该是东海市的第三代移民了。

邹培远初中毕业因家庭成分不好下乡到黑龙江当知青，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他从农村考回东海市的名牌大学东海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东海市的建筑业管理办公室担任一个政府官员，专门负责审批建筑企业的资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部门并不起眼，邹培远终日里过着平静安稳、与世无争的悠闲生活。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中国大地掀起一股基建的浪潮，邹培远的部门明显地热闹起来，他手中的权力显示出其重要性。郑昱嘉是在邹培远春节回乡省亲时的一次聚会上认识对方的，两个人都惊讶彼此之间不但是东海大学的校友，而且还竟然有着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行业的敏感性让郑昱嘉意识到邹培远很可能就是他的财神爷。回到东海后，郑昱嘉就逐渐地和邹培远套近乎，一来二去，郑昱嘉成了邹培远家的座上客，并且跨越了辈分，以兄弟称谓。

好几年的功夫，郑昱嘉在邹培远的身上花钱如流水，他从来没有向邹培远提出任何要求，他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一方面自己的羽翼未丰，另一方面他不想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动用邹培远这层关系，他在邹培远身上的赌注必须用到最关键的时刻。让郑昱嘉动了念头起用邹培远的关系要追溯到两年前的那件事，

是由一个工程的投标所引起的。这个市政道路工程郑昱嘉整整跟踪了将近两年,建筑行业素有“金桥银路”之说,修建一条市政道路,标的三千万,只要和甲方关系协调到位,这种短平快的项目,技术含金量又不是很高,郑昱嘉满打满算至少有将近一千万的利润,实在是丰厚得很。郑昱嘉和掌握这个项目实权的领导私下里沟通得非常到位,这两年里,他陪同这位领导南下中国的香港、澳门,东渡邻国日本,西飞我国的新疆喀纳斯,南游海南岛三亚,下了很大的本钱。真的是一片赤诚之心感动了上苍,领导总算开了金口,让郑昱嘉同时找五家具有市政工程总承包国家一级资质的建筑单位进行围标,并且将标的也透露给了郑昱嘉。当然,这位领导的吃心也大得很,张口就要百分之八的好处费,郑昱嘉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他横竖盘算,百分之八的回扣加上税收,充其量也就是百分之十二,再加上借用资质扣除的管理费百分之四,自己满打满算也可以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半年的施工周期自己就可以稳赚六百多万,如果和业主、设计以及监理的关系协调得到位,再追加个二百万也有可能。谁料到业主认可的那家建筑单位张口就要收取含税收在内百分之十的管理费,还要派驻一个项目经理以及两名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和奖金由郑昱嘉一并包揽。郑昱嘉心疼啊!在他的眼里,这甲方的领导和被借用资质的建筑单位都是白眼狼,剜他的肉,吸他的血。但也没有办法,谁让他没有自己的平台呢?

自这个工程之后,郑昱嘉就立志要打造一个自己的建筑平台。他身边唯一可以帮得上忙的就是邹培远,郑昱嘉打算正式向邹培远摊牌了。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郑昱嘉先陪同邹培远在新加坡泰国村鱼翅馆酒足饭饱了一顿,又到香港城洗桑拿。做完泰式按摩后,郑昱嘉将瘦削的身体半蜷在沙发里,不时拿眼稍稍斜扫仰头看天花板默默抽烟的邹培远,揣摩着如何向邹培远开这个口。郑昱嘉的嘴唇吧嗒吧嗒蠕动好几次,话到喉咙口却又生生地硬咽到肚子里,竟不知如何说起,只是下意识地用双手的食指死劲地按摩着高耸鼻梁的两侧,两道浓浓的眉毛又逐渐向眉心聚拢。这是郑昱嘉的习惯,每当他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时必然会有这个小动作。

邹培远当然觉察到郑昱嘉如此不安的举动,他明白对方的花花肠子开始捣鼓了。邹培远也习以为常,郑昱嘉亏待不了他,举手之劳就受益的事情,他何乐而不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惬意地伸了一个懒腰,慢悠悠地吐出了一句话:“兄弟,你今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有劳你如此破费,我邹培远也得有功受禄才行。别磨磨蹭蹭的,想说什么尽管开口。”邹培远的声音低沉而又富有磁性,语速缓慢却很有穿透力,如果唱卡拉 OK,绝对是个出色的男中音。

“大哥果真是个爽快人,”郑昱嘉撅起半个臀部凑向邹培远,不失时机地为邹

邹培远重新点燃一支熊猫牌香烟，“我就直说了，大哥，我最近购买的那个三级公司想升二级，能帮个忙吗？”郑昱嘉的心里还是没有底，只是试探性地发问。

邹培远哈哈大笑，扭转头上上下下打量郑昱嘉半晌，不温不火地慢慢开了腔：“这事？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叫海申的三级公司要升二级？”

郑昱嘉不明白邹培远的这连续两个发问是何意，他的脸顿时涨成猪肝色，鼻尖汗珠沁出，有点不知所措，不敢正眼注视邹培远，头微微低垂，嗫嚅道：“在大哥面前有些唐突了，我只是想问问，没其他意思。”

邹培远又是哈哈大笑，泪水都从眼眶里爆出来了：“真逗！你。”邹培远好半晌才止住笑，右手捂住嘴巴，夹着香烟的左手在郑昱嘉面前不停地画圈：“就这件事情？没其他的了？”抛出的又是两个问句。

郑昱嘉晃荡着脑袋摇头无语，往昔那双能够摄人魂魄的眸子漫散出无泽的光彩，他的自尊在邹培远的嘲笑下变得自卑，他的心悬在半空，他不明白邹培远是怎么想的，他的内心在努力地编织着一串串的话，很想说服邹培远能够帮上这个忙，可舌头却偏偏不管用，嗫嚅了好久，也没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大哥，我只是，只是想……”

“打住，”邹培远挥挥手，一字一顿，“我明白你要说些什么，行啦，这件事情我来给你办了。”邹培远一锤定音：“周六你安排一个好点的地方，我会把资质审批办公室的两个科长给你叫过来，一个姓张，是负责签名同意我来审批的；一个姓杨，是负责同意认可受理的，他们会指点你的，到时候你面子上帮我过得去就行，不过这种场合我就不出面了。”

郑昱嘉心花怒放，拍着胸脯向邹培远保证：“大哥，难道你还不相信我的人品？小弟对其他人不能保证，对大哥您我可以对天发誓，这辈子我若有半点对不起您大哥的地方，四个字：天诛地灭！”郑昱嘉举起右手赌咒。

邹培远摆摆手，他很讨厌郑昱嘉这种功利性的表白，慢声细语中夹带着些许鄙夷：“好啦，别再表演了，既然我答应你，就一定会给你办好。也该走了，你准备着周末和他们见面吧。”

郑昱嘉彻底佩服邹培远的巨大能量。他那个花十五万元人民币购买来的三级建筑企业朝思暮想能晋升为二级资质，这于郑昱嘉来说，如同女娲补天、夸父追日一样的艰难，邹培远却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替他办妥了。一个空壳公司，要业绩没有业绩，要人员没有人员，要升格为一个国家二级企业近乎天方夜谭，谁料到邹培远却让郑昱嘉梦想成真。

事情的进展顺利得出乎郑昱嘉的意料。按照邹培远的要求，郑昱嘉将两位

具体负责建筑企业资质审批的科室人员安排到他在郊外的一幢豪华别墅，这也是邹培远的授意，让其部下对郑昱嘉能够有一个敬畏的感觉。郑昱嘉先将两人引进别墅外的花园浏览一番，让他俩欣赏他种植的各类名贵花木，邹培远告诉他其中一人对盆景情有独钟。果不其然，那位杨姓干部驻足在一盆栽培了数十年之久的五针松盆景前，迟迟不愿离去。郑昱嘉窃喜，随即弯下腰亲手将盆景捧到杨姓科室干部面前，脸带谄媚：“杨科长如此喜欢，就算我小郑交你这个朋友的见面礼吧。”

杨科长连连摆手：“无功受禄，礼实在太重，太重。”嘴上虽这么说，杨科长的双手却不由自主地伸了出来。

郑昱嘉满脸讨好的笑容：“领导，这盆景分量太重，待会我让司机帮你送上门。”

一番寒暄之后，郑昱嘉又将两位引入客厅，再拐入书房，让他俩继续欣赏自己收藏的几幅字画。这也是邹培远的点拨，另一个姓张的副科长对收藏古玩字画颇有喜好。自然是不出所料，张副科长的鉴赏能力不同一般，张口就说：“这几幅字画中，还是胡问遂的这幅字最好。”

郑昱嘉翘起大拇指：“张科长好眼力。”他迅速地将胡问遂的那幅中轴卷起，奉送到张科面前：“张科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也算我小郑的见面礼吧。”

几番推辞，张科嘴上又客套了几句：“郑总如此诚意，我也就不推脱了，笑纳了。”

在豪华舒适的客厅落座后，建管办的杨科呷一口香茗，开门见山：“其实我们到郑总的府上，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和张科长也很愿意能够帮上你的忙。请将你公司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一下。”

张科接上话语，点头道：“对，我们也很想帮你的忙。说到底，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们职能部门有责任服务好。”

郑昱嘉一个劲地点头，恭敬地替两位续茶水，点香烟，扭捏半晌，才不好意思地开口：“其实也就是为升资质的事情，想必邹培远大哥也和两位领导说起过。现在三级资质在建筑市场上是根本没机会接工程的。”郑昱嘉边说边将早准备好的相关资料递给了两位科长，小心翼翼地试探：“只是没有什么业绩，领导看看有什么办法吗？”

两位科长相视一笑。张科长不慌不忙地吐了一个烟圈，而后用左手指了指杨科长：“你听听他的就可以，让杨科长帮助你完成这份考卷。”

郑昱嘉连连作揖：“谢谢两位领导。”他半个身子挨着杨科长坐下，很虔诚地聆听杨科的垂教：“请领导指点迷津。”

杨科和张科双目相对，得到张科很肯定地点头之后，杨科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夹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递给郑昱嘉，不紧不慢地提示：“看看这里面所写明的要求，注册资金多少，做过哪些符合条件的项目，管理人员又有多少，全部都有标准。”

郑昱嘉如获至宝，他双手接过那张纸片，快速地浏览，脸部欣悦的表情立马变得僵硬，他心知肚明，自己的这个三级公司仅仅是一个空壳，哪里够得上晋升二级的条件！“这，两位领导……”郑昱嘉说话的舌头有些大，“我只有靠你们了，我实在是难以办到。”

张科哈哈大笑，含在口中的茶水溅了郑昱嘉一脸。“郑总真逗，”张科笑指杨科，“你不是要我们指点迷津吗？赶快请教我们的杨科吧。”

郑昱嘉如获圣旨，赶紧半跪在杨科的右侧，点头哈腰地说：“领导，全靠你们了。”郑昱嘉不失时机地将早已准备好的二万元商场购物卡人手一份地递给两位，“小弟我拜托两位领导了。”

杨科轻轻地捏一下那个装在信封袋里的购物卡，非常满意。他挺自然地将信封袋塞进自己的衣兜后对郑昱嘉面授机宜：“郑总，看看我身上穿的这件衬衫，阿玛尼，世界名牌对吗？大兴的，假冒伪劣商品。给人家的感觉就是阿玛尼！为什么？因为它有商标，给人的感觉是真实的。我呢，就认定它是阿玛尼，不就可以了。会做填空题吗？把这些升资质要求的填空全部都做满，不会做不来吧？你做完了，不就可以了？”

张科唯恐杨科的提示郑昱嘉不甚明了，又来一个彻底地点明道破：“下个星期三的上午十点，杨科长受理大厅坐镇，你将这些填空全部完成直接送给杨科。我们认定杨科长的这件阿玛尼衬衫是正宗的世界名牌，我们的邹培远主任也是这么认定的。”

郑昱嘉这才醍醐灌顶，他冲两位连连拱手：“两位领导仙人指路。”郑昱嘉对一直站在一边没有吭声的驾驶员使个眼色：“升级的资料我也做了些准备，就是怕拿出来笑话，听领导这么一说，我就心定了。”

杨科接过驾驶员递过来的有关资料，一页页地翻阅，笑道：“面上的工作应该是做到位了，中国人就是有这个本事。”

郑昱嘉丝毫没有脸红，心里反而对坐在他眼前的两位产生些许鄙夷，暗自讥笑想：造假也需要成本付出的，我所做的这些工程假合同还有胡编乱造的相关技术人员能得到认可，还不是用金钱来买你们的认同？他暗自肉痛自己的物质付出，前后加起来包括在邹培远这儿的付出，自己为升这个二级资质至少已经花去二十万人民币，还不包括送出去的盆景和字幅，当然，郑昱嘉认为这个交易是

完全划得来的。

郑昱嘉认为大事已经解决，泛泛地又聊了一会儿，将两位延请到早已安排妥当的会所共飧晚宴。觥筹交错之中，醉醺醺的张科拍着郑昱嘉瘦削的肩膀语无伦次：“你这个小兄弟我是交定了。”

郑昱嘉满脸堆着笑容：“我这个小老弟高攀了，今后的事业得仰仗领导的点拨呢。”

“郑总这话说得就不太友好了，”杨科抢过话头，“虽然是邹主任引荐认识的，可我和张科长对你确实是一见如故啊！来，干杯。”杨科率先举起了酒杯。

按照约定的时间，郑昱嘉让自己的助手在两天后的上午将海申建筑公司的升级资料送到建管部门的受理窗口。杨科亲自坐镇等候，很认真地翻阅海申建筑公司提供的升级资料，不经意间，抬眼望了望毕恭毕敬地站立在受理柜台前的郑昱嘉的下属，也许是有些心虚，申报海申建筑公司升级资料的小伙子一阵脸红，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交叉搁在受理柜台上的两只手也有些颤抖。

杨科需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权力的象征。他的嘴唇悄然紧抿，拉出了一缕笑意：“哦，你叫彤浩？”

年轻的小伙子一个劲地点头，他很想说几句让杨科领情的话，刚要张口，杨科却用一个手势给制止了。杨科头也不抬，随手取出抽屉里面一枚同意受理的公章，在一沓资料上加盖一个个猩红的印章。完毕，将受理单抛在柜台，吐出两个字：“行了。”彤浩还没有来得及致谢，杨科一个起身，将自己的背影留给了彤浩。

一个月后，郑昱嘉坐在办公室无所事事，彤浩兴冲冲地闯进他的办公室，喜形于色地说：“老板，海申公司的二级资质批下来了，我刚刚在网上查到。”

郑昱嘉没有表现出激动的神色，他朝彤浩挥手示意他离开。等待邀功请赏的彤浩有些惊讶，将从网上下载的有关海申建筑公司被晋升二级资质的公示放在郑昱嘉的面前，一声不吭地步步后退走出郑昱嘉的办公室。

郑昱嘉顺手关门，迈着方步，缓缓走到供奉观音菩萨的佛龕前，轻捻高香三炷，不急不缓地点燃，再插进香炉，随即双手作揖膜拜，口中念念有词：“感谢我佛显灵保佑。”在郑昱嘉的生活中，菩萨是他的精神寄托，他此生的夙愿和人生的挫折全部都交给了菩萨，他希望菩萨保佑自己能获得所想的一切，佛成为他的人生宝典。

完成了这项功课，郑昱嘉又返回凡夫俗子的状态。他落座沙发，眼睛死死地盯着彤浩交给他的那张从网上下载的关于海申建筑工程公司晋升为二级资质的

公示，由衷地吐出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啊！”郑昱嘉的眸子里跳跃着异样的光泽。他拍拍自己的额头，双手紧握，给自己打气：“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使自己的公司升格为一级资质！”

郑昱嘉又用了整整三年多的时间不惜工本地和张科、杨科频繁往来，同时，又命令彤浩赶紧准备海申建筑公司报批一级资质的相关资料。彤浩在老板的催促下忙得连轴转，四处网罗或借调相关人员，甚至让非法人员制作了上百张假冒的身份证。凑齐了人员，彤浩又找来好几份工程的合同和中标通知书等，通过电脑上的移花接木都变成了海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当彤浩将一大沓申报一级资质的材料送到郑昱嘉的面前时，郑昱嘉随即拨通了邹培远的手机号码。听到邹培远答应今天晚上和他见面时，郑昱嘉开始在脑海中盘算自己的计划了。他又向办公室内供奉的观世音菩萨膜拜祈求。

当天晚上，郑昱嘉和邹培远告别的时候简直是心花怒放，因为邹培远告诉他，在建设部也有相关的熟人可以助一臂之力，而且邹培远还答应倾全力帮助郑昱嘉。踌躇满志的郑昱嘉隐隐觉得他理想中的建筑王国距离现实只有一步之遥了。他更坚定了自己以往的思维定式：这个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就看你敢不敢想象，敢不敢花钱。郑昱嘉算了一笔账，估计自己的海申公司升为一级资质需要花二百万人民币。邹培远这里，疏通上层关系方方面面的打点需要一百万；张科和杨科这里，帮助审核资料，保证不漏破绽，最后认可受理，需要花三十万；彤浩准备各项资料借调人员等的支出是七十万，绝对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只要一级资质给批下来，到时候别人来借用自己的资质，一年收取的管理费至少也可以有上千万，郑昱嘉有些飘飘然了。

海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申报三个一级资质的资料经过杨科的同意受理和张科的同意审批后，所有的申报材料都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邹培远的案头，邹培远最终在受理表上签署自己的大名，同意送到北京建设部审批。

地方上的一切程序全都波澜不惊地畅行无阻，邹培远开始成为郑昱嘉的外交大使。对于邹培远来说，出差到建设部原本就是他的常规性的工作，但这次，他亲自飞赴京城却颇有点临危受命，他要将海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申报材料送到他事先就疏通好关系的朋友那里。

北京方面的斡旋，邹培远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他一下飞机钻进出租车内，就迫不及待地拨通老同学徐辉的电话，等到徐辉肯定地回答晚上在他下榻的宾馆见面，邹培远似乎才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金碧辉煌的中国大酒店大堂咖啡吧一隅，邹培远和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徐辉低声交谈。老同学见面后免不了互相调侃几句，徐辉打趣邹培远：“还是东海的水土养人，我比你小一岁，看上去却至少比你老五岁。”徐辉拍拍自己的腹部，“你看看我，都变了形，已过天命了，这将军肚是越来越招人烦。上个月例行体检，做B超时医生已经警告，中度脂肪肝，血糖也偏高。现在是害怕应酬，能推的就尽量推。你是经常来北京的，咱又是老同学，喝杯清茶谈正事最简单科学。”

“你是官员综合症，网上不是有个说法，这当官的肚子腆得越突出，就说明他的权力越大。”邹培远毫不客气地揶揄徐辉：“想当初咱们在学校时，你一顿饭至少吃半斤，体重却从来没有超过五十五公斤。”

“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破事了，从农村考大学就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现在么也可以说当初的愿望确实是实现了，过天命之年也好歹混了个副厅级的官，比我老家县太爷的级别还高，也不见得怎么高兴，这人是不是特别难满足？”徐辉自言自语，“还是很留恋校园的生活，每周能吃两次肉是天大的享受，天天都在做理想的梦。培远兄，说句心里话，其实当初的梦远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该追求的现在都有了，不过我却没有觉得怎么快乐，最近我老是觉得烦。”

“这是人性的本能使然，都在讲什么幸福指数如何如何，我看所谓的幸福指数真的要有个前提，这一辈子至少不愁没钱花。看看目前的物价水平，通货膨胀得这么厉害，按照咱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层面来制定幸福指数，没有个三五千万压底万万不行，否则的话，等到退了后说不定哪天就成为穷光蛋呢。兄弟，我说的可是真心话。”

邹培远的话点到徐辉的心病：“说到底烦恼也就在这里，咱俩是在其位还能谋其政，好歹还可以风光一阵，再过几年退居二线，给你个巡视员的位置混到退休。现在人类的预期寿命至少要活到九十岁吧，我老家的几个亲戚又都靠我来接济。我现在几顿应酬的花费就等于他们一年的收入，虽然眼下额外的进账也有一些，这几年还能对付得过去，后面就不敢多想了。”徐辉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递给邹培远一支，不紧不慢地给自己也点燃一支。

邹培远笑道：“黄鹤楼，比我的中华还高级，真有你的。”

徐辉苦笑：“这一包烟等于我老父亲在农村一个月的收入呢，你以为我会这么烧掉？”

“你想到哪里去了？”邹培远将自己搁在沙发扶手上的中华牌香烟拿在手中扬了扬，“咱们怎么会这么烧？反正有人给就抽呗。言归正传，请你来就是商议我所托你的事情的。”邹培远从他的公文包取出海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申报一级资质的材料，一五一十地向徐辉介绍郑昱嘉的相关背景。“资料全部都做齐了，